漢口叢談

ル 5
1307
4

1307
1307 4
1307
4

漢口叢談卷四

烏程 范 鍇 白舫

宋王明清揮麈錄安州舉子吳某自漢口販米至漢陽而郡遺縣令陳當至漢口和糴吳袖刺謁當規欲免糴且言近離鄉里時蔡丞相持正確作車蓋亭十詩舟中有本續以寫呈既歸舟以詩送之當方盤量不暇讀姑置裹褁吳處厚晚置酒秋興亭遣介急召當當自漢口馳往既解帶處厚問裹中何書當曰適安州舉人遺蔡丞相近詩也處厚亟請取讀篇篇稱善而已蓋已貯于心矣明日于公宇冬青堂箋注上之按冬青堂漢陽軍廳事也處厚與蔡確不合史稱蔡確在安州嘗游車蓋亭賦詩十首用郝處俊上元間諫高宗欲傳位

武后事指斥東朝臺諫遂言確怨望范祖禹亦言之因貶確
嶺嶠殆卽吳處厚所箋注者先發之以報怨也

正德辛未流盜劉六等攻漢陽城火掠漢口時通判徐弼市
買竹木倚城瞰江爲樂以守見盜舟十三鼓浪而來颶風忽
作七舟不得進五舟爲風所溺惟一舟直抵城東樓下此一
舟併六舟之人人皆驍悍金衣削髮自江邊發矢如雨樓棟
受矢如蝟守者流避之乃命登樓頂高處以覘盜虛實復自
樓中飛下矢石以禦已而土兵至與盜戰于城下盜矢盡揚
沙撲面風反沙撲盜因以藥矢長槍環攻之盜潰棄勝追逐
戮死沈江相半七舟在洲外後奔瓜洲爲邊軍所敗

漢陽魏晉封賞延著有竹中記一卷載明末張獻忠寇掠武
漢及左良玉擁兵坐視事自襄樊抵家大半目睹非妄言者
因全紀之詩不甚佳故爲刪存
自序曰僕壬午冬自樊城返櫂偶有聞見感而筆之屬郡邑
再逢兵賊烽下蘆中漫成一帙夫古人喪亂之中每歿鑒諷
切以備得失之林僕則私誌所遭固未敢附于茲義間有詠
言悲難中心血不忍棄去實未足道而楚禍之甚蓋十得一
二云
舟次樊城同舟有劉賈者起嘆四三密語予曰城气不佳襄
樊禍必再見矣余曰子知天道耶對曰非敢知也往庚辰負
販茲土偶識一道流數肴核供之辛巳春正忽相謂曰來日
當與君別今假一宿可乎允之與其寢夜半以足躡余起登
一小樓見兩城上蘊薄交加磽朽殷潫非烟非雲似黯似沈
驚問其故曰此爲覆軍之气此气白晝亦然君不能察也內

有號聲君不聞也披髮流血之狀君不見也其兆一月耳復
爲指示何方兵來城內某門殺戮最慘某門差減余乃長跽
求趨避地則曰感君契洽故爾披情徼君請不相謀耶鄖陽
太歲所在遽移可免也因長嘆曰天下事可知已固問之終
不答後余徙鄖十餘日而襄樊破附骨如稽積而士民有幸
遶某門以免者賊攻鄖數敗以去皆如向者之言後余往來
物色卒不復見此人矣今之城气實有類是先生當愼行李
余從此逝也予聞而謹謝

予初欲取道閔鄉省大父方赴春官試聞前說心戰時將軍
左良玉鎮樊樊民皆舟居兵市居民亦有市居者悉屠酷之
逐末埶人也不則游手者耳予將一謁將軍人言將軍無揖
客不果往其副將皆賂焉並止予行予卜于關公祠復得歸
夢意遂決矣

襄樊控制上游自古愼擇其人吏稱于禁旣降而關公威震
華夏宋陳亮欲建行宮以爲進取中原之階亦形勝然也時
闖賊已屠葉焚舞陽予頗有意謀其父老圖要害晝長利以
與大帥裁擇坐計偕期廹不暇咨詢瀵以爲惜

有晝舸亦有戰艦有鶴焰亦有狼烽有歌鐘之晝沈亦有銅
隻之夜警翠眉上倉鬥蝭舞不過千人鐵衣枕戈介馬馳奚
止萬輩誰謂將軍全不辨賊哉返櫂感成二絶云負腸何處
動星文襄古瀵迷艸舍雲右陣果然生鬼物不妨醆胄醉將
軍宋垚陳郎好上書都襄一策號狂夫那知慣作騎壥道王
气蒼茫定有無

是夜風怒極寒不知下流已大雪也疾駛二百里見素光盈

尺自刀山劒林中出幾若另一國土
舟泊承天今安陸府有野老來茗話云與陵內哭聲隱隱凡三日
廼此老親聞者
殯岸三十尺棺出其腹驗問舟子曰高陵所變也三年前猶
距水數里余感而為詛以示化者秦王侈葬埋驅神造堅崩
老購七十二自疑僂人或忌豈知機主心不及河伯力河伯本
不仁朝莽澌無惻作句寄陰房多謝長幽黙古之道契人以
君為太息
十二月朔予得返里將束裝東下數日有傳賊已圍襄人樊
左將軍棄樊以避其銳者予未之信也十六日昧爽兵突至
漢口鎮鎮人不及逃而郡城人素恇懦已聞風空國矣士甚
强馬甚壯戟門甚尊嚴鐘鼓幃帳雖稍見奪于賊猶甚麗也

而仇于鎮人亦甚勇于是居其居因薪之食其食因糞之財
其財婦其婦女而男則築以刀環而逐之越二日監軍道皖
城王楊某與大將軍舊迎之駐于武昌城外金沙洲洲人受
其荼毒與漢口鎮同二鎮故茲僥貨財甲于全楚不數日蕩
然矣感作呌天歌朝見麥禾生莫見麥成塵莫問麥生死問
麥騎怒嗔解一擔擔遇騎馬和租避溝下騎蹋左拇指叩頭謝
萬死解二大家買告身中家買小艇貧女難自匿破壁見花影
右手持刀入左手提科飲解三醉語漢口客不久當飲漢口酒
聞道量珠不用斗賊若犯樊城我來保漢口解四
癸未正月朔賊陷承天府巡撫宋一鶴留守司沈某鍾祥縣
知縣蕭漢死之沈武人有梗概偶佚其名宋公留心辦賊而
未有遠畧轅馬暴露往來絡繹郡縣苦之兵有肆掠地方者

公必直兵以故爲百姓所不附城破公自飲刃手素不能漩
入顧其健兒曰眷爾正爲今日健兒不能仰覷跪而剚之遂
自殺著有竽楚奏疏行于世蕭被賊執欲官之從容言曰守
臣無降理失守無生理賊知不可奪縶伺甚密公不食不臥
求死不得題其壁曰蕭漢死所越數日守者稍懈得自縊賊
亦撫屍哭曰眞忠臣也命諸賊羅拜乃厚斂之
報至省城戒嚴時左兵頗橫有謂其爲賊前驅者城中汹懼
內閣賀公逢聖以蜚語告左將軍將軍泣下乃斬不戢者以
徇人心少安然城門未酉而閉必巳而啟矣
十五日賊巳破漢川縣吾郡距百二十里不知也惟左鎭知
之十六日擄兩岸船幾盡先是小民不能自置舟者輒孥室
託于糧艘凡數千家以糧艘可恃也至是概掠之一卒登舟
百人請命刀聲人語與亂水飛可憐哉十八日全師東下檣
颿蔽江酸泣之音十里相接兩郡方幸得少甦息而余固知
其以懼往也以賊遺地方也
棧左鎭跋扈擁兵自雄鼓鐘姬妾備極侈華而棄樊棄鄂
慫使流賊長驅直進不有奇謀異策先爲防守徒著士強
馬壯之名已難反躬自問乃縱軍恣橫與因楚民竟甚于
流賊其罪可擢髮數哉魏君記之微言三四皆觸身親耳
目殆非虛誣追後誰人歌詠或深爲惋惜或長爲寄悃僅
以九江樓船東下責之藎均得于傳聞耳
二十一日予攜家避于九眞山前之宗莊莊爲先外大父別
業二十二日賊馬入山舅氏李愚公先生被劫蓋卽破漢川
之游騎也是夜命家弟扶母徙寄附山山距莊十里險難爲

步風難爲炬前躓後窣及旦始達寺方獨畱宗莊以待擔者賊至土人指賊向小門入門堅不可猝拔得從大門逸又道逢之抽刃復內僅而獲免是日風沙障天踉蹌行亂山中噤如不息者顧見吾母頭搶地若不欲生然後一慟幾絕也噫吁嘻滄淵蕩水豈非不孝之尤者哉

余意賊且長驅入郡耳是夜火光亘數十里賊忽逸去寺仍返故廬逕數日而居人漸集矣又數日而守若令之艤舟湖上者以次如城矣山河不異官市恬然襍樹鶯花春光如舊不知夫息馬郢中者之可朝發夕至也殺人浠上者之將燔黃鶴而睇姓川也時鬬賊置兵于荆勢亦盛也黃陂縣有歐陽生者殺僞令上其功請兵防守監軍道王抑不許生復爲賊黨所捕殺然亦不復置令矣賊連陷蘄水蘄州黃州殺戮甚慘遇士紳則先斷其右手命曰斫文身驅婦女壞城鞭楚備至率爭先覓須臾死指斷血流不移時萬堞俱墮矣

賊劫某御史家自門達寢皆有藏衆駭其多一賊曰爲我輩累此輩一賊曰爲此輩生我輩嘻二賊亦黠矣可爲士大夫發一怍也

禍降于貧某氏謹事有年矣三月晦日禱之示曰楊極于餘陰盈其魄雖底城邑無有斬獲君子知幾三日而復馬月南禍空我北國雁聲嗷嗷凶威大斃

賊于四月十六日至漢口十七日登城已空無人矣日鼓吹野掠夕歸漢口營十八日省兵陳于江夜二鼓舟中發伏郎機銃子落賊營賊驚宵遁十九日監軍率兵渡江收賊餘燼名爲洗巢然賊去才二十里不躡也

先是左兵旣下楚藩諸宗及紳士商民頗爲守備招募幾數
萬人凶頑者咸就衣食寶皆無所可用至是監軍以賊退爲
諸軍功賊所殺屍就取首級民有老病不能行蒙賊免者兵
不免之有市人嚴某避于鄉聞賊已去父子歸視其室兵至
肆掠子受重創而割其父頭冒賞子號白父寃監軍取頭視
之見其貌獰多髭曰乃父相爾爾那能不作賊置不問
李節女新寧令李國祚之女也父貧且老雖聞賊警無以爲
舟女不解衣帶者旬日夜則私有鍼工父母不知也十七日
倉皇出走賊遇欲汚之女且卻且走身被數創尋至馬家湖
邊終不可犯遂遇害賊旣去得其屍于湖中表裏縫密爪痕
透掌膚色如生字隱曰澥水李飛士二其行湖水澹澹之子
澂清覜外覜飭見衣見心
桉字隱或晉封別號志作有字玩其詞意斷非女作
壬三月中收一僕自言關中人王姓大鏞名也殺人避仇匿
于左軍小校知左無戰心因歸而投壬意甚堅若有所信服
者殊不辭也十六日勸壬速避自任居守迨次日賊至民逃
鏞一身難支矣始奔入山迷陷大澤爲賊偵廹鏞貌魁岸手
一戈十餘賊莫近也有頃賊大集知不可脫乃嘆曰棄家而
宦棄宦而僕今日之死忠乎孝乎遂格鬥而死
李么婦某宅婢也爲數賊所挾驅至樹子山一別墅賊力犯
不可得臨以刃婦伸頸就之突起抓賊面流血乃怒殺之
時監軍王已膺巡撫江北之命爲藩府紳士所畱兵巡道李
乾德擢鄖陽總制取路荆岳徃赴而王躐代兵巡職坐鎭壽
昌五月五日兵巡樓飮觀龍舟舟中人忽登岸大噪刼殺郎

獻賊也兵巡隨難民遠竄賊入縣城報至省垣戒嚴北撫以南非汛地辭欲西渡江楚藩及賀相公以下屢勉留之至二十八日北撫堅辭賀公流涕長跽不可得乃聽登舟而賊于二十九日五鼓攻大東門先三日有發某某通逆謀者馮漸卿雲路以告賀公公不決密問北撫北撫大笑斥爲妄言以是某某懼誅謀益急時賊猶褱馬橋而城人速之故夜馳城兵雖不善戰堞中頗饒守具且無他可晝不得不効死者北撫屯兵江干而所借鄖標牟參將等營俱犀銳利速戰北撫戒之曰爾等皆我資以鎮江北者毋妄動士馬物故余不任其責于是諸軍作河上逍遙賊得肆意掘城矣予偶返郡城登樓望火有沒而逃者告余狀哀之作戰城南戰城南轉城東城頭射東爲官船問東風東風仗火湖水爇城東城南燎天紅欲戰不戰客兵笑客兵自有主人翁謂司皷莫辭拔吾儕母妻幼兒在城中皷聲死礟聲放主人翁駐河上

五月三十日未刻大雷雨城上人不能仰視至有寒而仆者雨止各城巷口有白衣一二人呼曰賊已從某門入於是婦女竝出走而守者亦顧賊登其瑕遂不守自王府至庶民殺戮以數十萬計而官于茲土者俱有舟隨北撫㳂流而上惟徐長史一人死焉執都司傅朱鼐詐不屈斷其左右手縱之血刀三日三日後封刀而被驅于江者又十餘萬人火七日不絕王府及百官司黃鶴樓皆火焉楚王老矣賊不加亦溺于河以死賀公被執賊猶稱爲先生公閉目不語舁出死于登子湖孫明銓執至洪山罵賊而死馮雲路以先發逆謀死極慘貢其志聞變冠帶北面自縊死孫明鏞劉康汪陛延周

秉銓徐堪赴水死其餘蕙蘭摧折瑤璐委塵莫能悉數宗室
之在逃者爲仇人暨諸無賴窮索以與賊或殺或溺又以慮
數十人然無一人屈膝求免者漢陽官民還定彌月至是又
一鬨而散

仲節女浙之湖州人隨父賈于楚有殊色城破從羣婦出某
門賊止之有偵令索婦女首執仲仲剺面披髮大詬罵賊賊
復具馬命二賊挾上馬還墜傷頰終不肯往賊脅以刃曰身
往何如頭往仲曰頭也遂取其頭而令再索得一婦亦涕泣
不肯往羣婦慮及已擁之付賊竟馳去嗚呼此婦又何不幸
歟

賊改武昌府爲天授府江夏縣爲上江縣自稱西王設僞官
以李時榮爲巡撫謝鳳洲爲天授府知府沈會霖被執以爲
漢陽府知府以褻厥中爲漢陽縣知縣餘置官有差未幾時
榮死鳳洲代爲巡撫

四月之亂避者咸僱舟吾郡乃多舟矣六月中賊分道要掠
之凡得舟數萬所殺稱是予家雖陸居而餱糧盡載二舟又
泊最僻處至是亦擄去予至此日不能再食云

賊大索紳衿禍且不測里中先輩數人流涕曰吾何惜迂其
身以紓難盍姑往以覘所爲于是賴沈會霖保持之皆得放
回沈故安陸人機警有膽智善騎射先是曾陷賊營彌歲賊
愛其才欲留之以計得出壬午領鄉薦第一賊有謀士潘獨
鼇者舊善沈時爲謀于省擒而斃之沈力也城破沈有老母
在故不得去獻賊見而恚之曰若固背吾義又殺吾潘某者
不可赦也左右固請得免遂使守漢漢之人士賴沈護救良

多謝鳳洲亦庚午舉人自受僞命即已逆施及代李時榮益恣威福每撻辱親故如不相識者沈告以賊不堪恃不顧也沈尋以奇計脫其母因逸去不知所之有言府胥秦某實使去者賊執訊之辭不遜乃並秦妻子沈之江

僞提學試士士往試者亦十二三其高等即授僞官亦有稍稍知筆墨者趨若鶩焉

沈會霖之去也賊叜命彭永觀來而僞縣燕厥中益無忌憚燕素無行里中無賴子也方春欲因亂傾某家諸士攻之爲學師所扑時學師潛任湖閒燕百計覓獲鞭楚極毒又間中富人子以危法借賊威以恫喝不如意者

僞教授龍貫示曰西王以七月十五日幸學諸生其先期齊集攷古天子辟雍儀注以不負西王矢其文德洽此四國至意毋忽

左將軍雖逗遛潯江賊尙憚之鄖總李公乾德保岳州兵甚盛有山陽老羆之倚闖置僞防御于荊公屢誘敗之賊亦心慴數遣突騎無隻返者賊兵皆統于假子四將頗有可圖予命家弟渡江偵之見省城不過數賊首譏關未有警備精騎亦無多也

王石嶺會篇熊次侯伯龍朱開子天慶時過從余並言賊可圖狀從叔敉寧曰㞢豈無要聶此一劒之事耳予即沮其論恐語泄也後病瘍足數日候諸子不至獨酌長嘆時七月十五日因作起義討賊檄文云

逆賊張獻忠者榆林遺戍秦隴無良始舞劒于河中爰猖身于關內焰逞襄樊之變毒竊黃蘄之間比以奸撫包藏禍心

而俾怨民搆成隙志金棍晚出玉葉風飛戕億計之蒼生殞
四朝之黃耇舳艫盡水載罪猶沈鉤戟齊山磔凶莽殫而方
肆譆殿上如狙駴衣冠敢藉寢門似蔡居山藻誘婁衿以僞
職劫傭販以淫威豈意猘遂依溫犬不吠跖輿言及此能不
塡膺走也桄靈姑鈃而涕零望瑲瑝棍而血繼士風可操空
戴南冠非種當鋤寧孤左袒嗟乎吳也越也猶存共濟之心
叔兮伯兮恐負如充之耳爰申昭告用播同盟無後義旗率
先仁路方今援勦雲集王于興師尚其赴忾雷奔我能復楚
凡百君子無愚黃三賦子之恩兆億健兒當義南八男兒之
義城借一以必克戶雖三而可興則王气黯然公孫應斬落
星處而屈指定計楊么合擒八日中矣
能次矦見而謬賞之且曰郡人劫于積威無勇可賈吾輩但
行其筆誅耳無事效杜征南勒石一高山一深谷祈後世名
也熊復援筆成諭僞官檄詞叟古藻義聲振于簡外云
蓋聞志士修名彖節義之事哲人守命達順逆之機是以天
水阻兵班生著諷清河拒賊李寧乞師功則巍乎忠之至也
爾僞官等曾厠儒服豈昧舊聞自治亂相尋亦奸宄時有漢
則黃巾赤眉之慘唐極仙芝巢甫之雄及我大明復有和尚
千斤劉六劉七此皆盜之劇者蓋亦興也勃然然而好殺絕
天宣淫滅類偶爾張威螳臂咸出萬死之餘一當稱制龍蟠
必無十年之運綠林夢醒而人嘆白頭赭服身分而魂慙青
吏適以動明王之憂患徒以成大將之功名在古迹亾撫今
知弊乃爾等卑者迷于見利高者自謂識時挾此兩端遂成
千鎰夫我皇上親賢遠佞既無清君側之名蠲賦省刑豈有

罪萬方之失特六師暫稽于邊土故八伐稍頓于域中而死賊張獻忠者狗盜逈于飢寒鴟張成于將相昔歙襄陽之水所不忍言今食武昌之冤始亦有故此匹夫能鬥之虎亦女子可當之熊茲者天岳一軍凶徒五屻固其效也某等慟楚國之亾其君無罪察歲星之在我武惟揚已通謀于五路諸矦叟布心于百爾君子蓋改過者春秋所大而脅從者帝王弗誅爾父死之爾母死之戴天之義謂何身請爲臣妻請爲妾沼吳之情安在浠上積山高之骨豈昔暴而今仁漢南絕野渡之舟實內貧而外狡衣冠展其戲謔懼秦國之坑將興發庫俊其金錢恐洛口之倉易盡嗚呼傻慶緒以歸朝而弑父雖子儀可以無功若宏正能誓衆以尊王郎李絳何難請賞厝將嘆朝廷之喜負坐失狼封蠻夷畏中國之有人矧玆

鼠竊

八月朔朱開子曰吾欲以二檄爲徐夫人匕首試取僞官縷血誰同往者熊子欣然而家弟病新起與共登城城中頗聞官兵消息守甚嚴諸子辨色始入以間自人叢中投僞官案既啓椷視之口噤心悸不視事者三日而左將軍前鋒至矣時鄖院李遷偏沅總制么岳賊以破岳據之諸領兵復省會者屯瓦礫場叟不可得賊矣子遺之民稍稍再掠之或被以名曰此從賊者是又一亂也

歲在協洽律中應鐘魏子弔乎鄂渚水咽林號風酸霰苦晝見宵燐人聞鬼語餘息百一游魂什五顆然疢襄浮其寢處乃作哀江南之辭辭曰嗚呼悲夫白星次野畏雲壓城湖沸烈吻山裂鳥驚心凜折旗膽落飛弸勍焉其凭牟已敗者之

鼓無聲骨相屬而藉狽血各染以虢猩濁流旣投兮黿鼉見
腐囚不忿兮烏鳶爭爾則金虎摧隤銅駝揮斥文武道盡全
灰禮部之書仁義學成誰揀相公之襞長曳志一勑以答恩
將軍斲雙手而何惜承蓼檐而毀芳貞窺宮井而牽明嬙蹇
朱顏之幽寃奚虜辱之弗擇嗚呼悲夫楚之搆禍何斯極也
方其席熙恬履盛泰衣南服雄吳會景陳子建斿之讖言聽
孫郎怒鐘之未艾詎號澤于襄樊恃長江之如帶乃其君之
疑謫俗之已汰豢豕獄緜王孫亾賴盭天道之必讎豈人爲
之可再是以鐘拂然而莫索缶自起而窺簾巨人之頭在淵
者五瑇雞之卵僅晨而三黃鶴踐乎妖夢白雲示其兵占者
矣方今大寇鬱塞官軍丁零失一加而不散風千里以猶腥
魂兮恍惚生者跉蹄冀蘄此而後朝倉或鄙辟之動辰聽豈
比辛于弔古之文齊悲于思舊之銘者乎

獲僞官彭永觀彭永侗燕厥中甘六席仲瑛等誅之謝鳳洲
先病故土人仍斬其頭餘脅從悉從輕典而北撫仍以原官
涖任矣

縣志魏晋封字賞延工舉業兼善謳歌崇正丙子舉人獻
賊破武昌作戰城南哀江南詞以寫其憤復艸討賊檄計
圖起義以母老未果弟晋疆字甸曾少豁達好經世之學
康熙巳酉舉人任黔陽教諭吳逆亂委督軍需轉輸無誤
上官方以能薦旋病卒椄哀江南詞志所採楚文粹者絕
似一篇駢體文與此不同豈爲後人所改作歟茲存其原
藁焉竹中記後復附酉陰集一卷乃甲申至戊子五年中
謳也易水寒云田光死早漸離死遲合以從荊事可必光

旣老武陽少高郎筑聲天下妙豎子往不返雙瞳一霍筑聲短霍雙瞳燕臺空瓶羊乳云旣不能降又不能死入虎穴生虎子靡哉李陵奚寧爾瓶不能乳雁不能語漢天子自神武漢臣旣能不降又能不死乙酉除夕襍詠其六云空負頭上巾願眉火積薪欣然卧其上請焚莫及晨忽夢卷中士乃言是前身幸無待儗爛盃究我汝因畦中秫可熟門外柳無塵今夕醉不死明年酒復陳

桉同時又有謝淳培字應侯江夏人著籍漢陽天啟甲子舉人好學能文癸未五月獻賊逼會城受當事命城守朝夕盤詰維謹城陷被執不屈死

朱天慶字開子生而潁異工書善詩姊適胡年十九而寡茹貧守節撫孤甥如已子獻賊之亂負母攜姊而逃遇賊亦受創猶左右翼蔽母姊獲免孤甥被掠母姊日夕對泣乃不避烽火走九江穿重壘求得之壬辰歲大祲卒鄙邑士請鐲本年田租獨當事怒欲置之法開子厲聲曰我死租可除賢于生矣其生平抗節如此亦豪士也順治甲午以明經授知縣職未任卒王士謙少有至性獻賊陷城欲刃其父謙以身蔽之被數創忍死不釋賊感動而厺父歿與兄士乾廬墓三年居恆澹泊吟嘯自適順治丁酉舉于鄉授任邱令未任卒江油然字元白諸生貌魁岸多膂力喜談方畧諳兵制崇正中寇氛日熾油然結鄉勇勵以大義爲悍禦計値左帥部校惠登相有潰卒由豫入境焚掠縱橫油然率數百人相持于後襄河凡六七日卒莫能進從他道厺事平撫桉褒其功授以職辭不就

縣志王會篇字治徵崇正丙子舉人任武昌教授獻賊將至
或勸遁去慨然曰官無尊卑食其祿者死耳城破遣子澹出
濠出閶門三十餘口同時殉難又熊任氏舉人熊鳴盛妻江
夏待詔家相女夫歿孀居教子癸未獻賊破武昌氏適避亂
季女家聞賊至死之女亦從死以子伯龍貴贈淑人後晉贈
一品按此二則記中未及且言王熊朱三子時相過從則王
之不死熊未喪母可知豈王會篇又屬一人抑壬癸以後游
亂相仍熊母死烈王子死忠或在獻賊逆亂之後而志誤書
歟
又羅喻氏羅漢鼎妻左兵侵掠氏挾二子避月宮橋水邊被
劫加以刃血流被面而死周江氏生員周諏母癸未被左兵
掠獲大罵不屈被殺按當時左帥縱兵不浛直與流賊等談
之真堪髮指
滔天錄張獻忠破武昌據楚府設五府六郡開科取士其僞
制曰未識天命敢抗大兵者我已替天勦殺艸野賢才應合
進用所在教官東帛敦請題爲道得衆則得國取士三十人
狀元爲漢陽陳珏任河泊所陳生而有紅斑若元字者在左
肩年已六十始中僞科賊敗後憤不能拒終身不面西云
道聽錄萬厤中礦使四出而使楚者爲陳奉奉市井無賴最
無行者也所至土人皆持瓦礫御之勝者方不敢入其境不
勝則入據之久之爪牙漸多亦無御者遂開府于武昌歷巡
郡縣其出也車馬供帳擬于王者奉危冠翔奐獰龍服佩使
者綬八座牽輓幾二十餘人若天子步輦狀稱曰千歲得遙
奴家婦女與同坐臥采倡爲鬟婢所之皆呼爲千歲國太蒼

頭盧兒鞭撻郵吏重者死每至郡邑索厚賂未遂左右意猶不免考掠不肖長令爭博其歡而井險滑少年俱行金錢竄籍中或主奏記或主謀議或主出入寘名甚多又于各郡邑布列徵稅官雖小市亦有五七人其曹朝爲傭屠夕即冠進賢冠建高車黃蓋出入里閈直入郡縣堂閤稍與抗即告之奉上疏以抗旨逮謀取富民貲輒告其家墓地生金可采富民懼掘伐傾家以賂稅官始罷或言懷寶器及非法御用物匿不報當罪其有讐者有小睚眦者即籍其家貲數目報奉奉遣人逮之咸又竭貲行賄祈免以是三楚富家殆盡括十進一于奉奉又十僅上一諸稅官緣引日益多民坊酒食皆不敢索値强落民間子女占歌舞妓民皆怨恨入骨壬寅奉居武昌舊帥矦邸大作威福金錢日至無算奉大喜浸無他志而民不堪剝刻共起燔其居奉急從後垣走入藩府獲免因縛其左右數百人投之大江漢陽人聞之亦相聚縛其傻如武昌每投一人兩岸居民皆拊掌大笑爲樂三四日不盡得奉之姪不復投命其四據若犬行入水死諸郡悉攘臂起縛稅使殺之不可計數官不能禁

縣志康熙二十七年戊辰六月督標裁兵夏逢龍鼓噪聚衆作亂巡撫柯永昇自盡遂陷武漢等郡提督徐治都奏六月擊敗賊二萬人于應城七月初十日南陽總兵吏孔華討夏逆賊據漢陽我師越北城而入賊開南門遁武昌十五日賊棄舟來犯鮎魚港大營官兵擊走之十八日武昌僞官獻城縛送軍師妖僧大元二十日黃州生員宓㬻生擒逢龍磔于軍門

漫志逢龍小名包子先是民間有包子不過三口之謠三
口者不出三江口也果于黃郡擒之

彭心錦歸颿六首小序云丁卯春薄游江南明年六月聞
楚裁卒背叛蹂躪四郡有　旨命振武將軍帥各路提鎭
會勦余隨戰艘而上過九江蘄黃一路民盡流離野火燒
邨積屍橫岸罹賊害者慘不勝述觸目寓感遂成六律厺
路春方麗歸舟秌已分思家難縮地仗劍學從軍鼙鼓連
朝起兵聲徹夜聞萬金書不至愁斷楚天雲炎威驅未了
烽火又頻驚才報軍樊口復聞駐鄂城有天迷戰壘無計
問歸程願得新秌雨西征洗甲兵此際仿平世風聲訝是
兵陰房餘鼠竄衰栁亂蟬鳴未戰屍流岸將宵鬼聚營古
來師旅出雞犬不相驚人是逃亾臏城經戰伐空舊知誰

在眼破屋任飄風烟起烏林翠燒增赤鼻紅攝衣聞慨慷
千古見臧洪勁旅方才出游魂已不支捐生憐陸泳給賊
仗周崎亂荻藏奔馬昏沙撲死屍鐃歌雖奏凱滿目尙流
離江漢歌周雅山河拱　帝京隤風當再振野日好重明
疲儆須加惠招來莫壓城中流思濟者仗策媿書生

又大安寺鐘銘宋嘉熙四年孟珙鑄今移江夏鐵佛寺中鐘
上層珙結銜後布捨姓名大半剝落椄嘉熙四年珙于漢口
置屯二十以眷新兵其鐘之鑄于李家洲正屬管內今洲已
湮沒鐘之移置未審何時銘序脫落不可句讀其末云波心
潮出箇家風般般無欠欠金鐘淨心竭力功圓滿喝得金烏
離海東嘉熙庚子七月中元漢東孟珙譔

宋黃幹申京湖置制司辦糴米畧云照得本軍于二三月間

欲旱之際嘗出郡帑糴到米六千石已而不雨種不入土細
民嗷嗷本軍又逐急節次收糴得米一萬四千石然所糴之
米盡是長江上流諸處客米其糴于漢口者無幾也以六千
石準備十個月軍糧以一萬四千石準備賑糴人戶本軍城
下幷漢口共三千家除能自食者約千家尚有二千餘家皆
貧乏糴食之人

蘄州顧景星字黃公康熙辛亥舉博學鴻詞放歸著有白茆
堂集嘗爲徐參議作漢口義塚碑文云月令孟冬掩骼埋胔
所以息蕃沴達陽气也漢制因之刺史守令之賢者賑卹訟
獄而外覩玆爲重宋富鄭公知青州大旱飢民死者爲大塚
葬自爲文以祭康熙辛亥知備參議江寧徐衫入楚境歲適
告凶多方賑救所活不下數萬人老弱疾病不起者量給薪
槀遠方饑殍或屍浮江上多年淺土或狐搰虎跑公申命地
方悉行收瘞而蘄則耆善某某僧某某聞聲與作募築叢塚
收骨千有餘具漢口近爲沔陽流民占寓負渡爲業小舟覓
雁點點江面操楫雖多覆溺不少公因造快船于沿江險濶
處專伺風決赴救買田以贍水手買地以備掩埋舊日窮困
無力棄置風雨艸莽及槥櫝以待無人收葬者而今皆得黃
壤七尺青蒿一叢嗚呼秦獄之虫苦酒頓消螞蟻之墳春風
亂聚誰謂死者之無知哉使上之人寬賦詳刑哀矜勿喜民
得養生送死無憾物勿夭札水旱不興豈非堯舜之盛治有
司之奉職哉是用鐫石以彰公德垂永久其義田若干畝塚
地若干丈費價若干兩勒諸碑陰

鄧州彭而述號禹峯崇正庚辰進士 國朝官廣西布政使

漢口備水火二災引其畧云漢口居人稠密二水奔湍祝融風濤其灾非他處可比新安程子雲偕其宗人楚巒倡捐蘆席千萬遇火灾則給被灾之戶搆舍棲息造巨艘二放乎中流每日挽救渡生有合于春烁徽事與材候疆視途之制云

明正德時有李道士住武當山日惟啖麥麩人因呼之李麩子言吉凶多中嘉靖間荆永定郡王禮聘至蘄州問長生訣對曰修身齊家千古聖賢事業長生之妙訣也賜金帛不受辭歸至漢口臥舟中忽亾厺王後以事幾廢思道士言改悔前非卒稱賢王謚端穆

彭念堂李世蘢傳畧云堯蘢字宇載漢陽人萬厤壬午舉人爲學一本實踐不事浮飾江夏郭文毅正域雅推服之初知四川安縣以能擢守太倉州州辭劇號難治多横强覔囙鄉民有武弁恃閹宦勢奪寡婦產誣及椎簿因私人以屬蘢蘢佯諾庭訊時亟數其罪寘于法豪滑皆歛跡久之與文毅門戶罷歸辭纜時一道士求附舟蘢納之行數日羣盜來劫不知其無有也舟人惶懼失措道人徐起出袖中雙鈸圓徑五寸許繫以銅索迭爲收放勢如電光刺二人于水餘乃散其夕道士曰吾公部民感公廉所以報也長揖竟厺

按此文寫得聲色可畏宦游囊重者讀之能無駴然

欸吳美堂業鹾漢口富而好奇得一研寶甚嘗持之溺水比得救仍持以起有關東安阿三者亦以富俠名聞吳硯遣賓客厚餽欲得之吳不應因託借觀復以重價酬亦不可乃張盛筵出六美姬指一姝色善琵者求換吳佯曰君明當出研俟余賦詩與別可也安大悅吳歸覓一健者從及研出故爲

欷歔撫摩間遽援健者持走安追之不及因大笑掉臂去黃岡吳德芝爲賦硏不換妾行云莫笑鴝眼石不換蛾眉人我石患難曾同身蛾眉雖好來方新得新捐故何辜恩九賓設次險一擲誰知趙璧竟不失君仍巫山詩雨雲我自南宮拜袍笏高人嗜好各癖癡一事風流兩得之

按吳德芝工詩文以明經終老有賞古畫買楷一絕云賞將古畫買蝸兜黃土青山好自由莫笑詩人窮徹骨也誇死具亦風流自注蝸兜楷名其襟懷曠達如此集中古文得力韓蘇如四十八寨記可補野乘之闕書天王敎事可警世之愚夫愚婦書杜和尙事色色生動絕似壯悔堂得意之作錄之以資談助

黃州四十八寨記曰明正德間河北盜劉六劉七齊彥名等蹂躪吳楚蘄黃瀕江之民皆入山依險結壘以相保聚而寨以名焉迨張獻忠羅汝才諸賊猖獗城郭破壞殘民逃入山野立寨者益多自黃岡馬家潭次弟入山爲寨者四十有八今知名者四十有四界黃岡麻城羅田三邑之地然民初倚寨爲固以藏財賄而奸民利之因與賊通謀報鄉導舉火內應屠戮之以分其財兼以報怨而寨之受禍烈矣又每寨必推一人主之而奸黠不馴者藉端生事害與賊等寨之在黃岡者凡二十曰馬家潭寨張家寨金盆寨波金寨白雲山寨何家山寨蛟蟲山寨天馬山寨淋山河寨城山寨願期山寨石人寨大崎山小崎山兩寨劉家岩寨桃黃寨桃花洞寨沙畈松湖兩水寨在麻城者六曰石子寨觀音寨得勝寨五斗寨東義洲寨蘇石岩寨在

羅田者十有八曰天堂寨周家山寨里木岳寨鉅山寨古崇寨尖棚寨石柱寨雪耳山寨豪猪山寨八龍寨獅古火寨光山寨觀音山寨大羅寨仁守寨雁門寨涂家寨揚旗寨天堂山者元末徐壽輝僭號地也後併于陳友諒實為天險明興其地廢明末復立寨聚十餘萬人固守賊不能攻未幾而疫死殆盡無一歸者當其時郡城既破城內外虛無人賊方踞回龍山黃岡新令孫自一抵任無所歸縣學生王光叔奉之為大崎山主易明甫楊維尚陳于藻等踞白雲山遙相犄角兵卒精練與賊血戰黃岡民尚有孑遺者亦諸寨力也賊陷樹家湖縣令率鄉勇往救歿于陣而　國朝定鼎矣英王在九江傳檄山中諸寨皆解散獨大崎白雲兩寨不下總兵楊廷機副將綫某先後討平之

王光叔就擒易明甫自歸事聞得寬　旨尋以不薙髮
朝命誅之而宥其妻子楊維尚來降皆得　旨安插本縣為民惟陳于藻隱匿不出而諸寨已歸民伍康熙甲寅歲吳三桂逆據湖南麻城鮑世榮周鐵爪僧頓徹等桀驁倡亂踞東山東山者龜峯諸寨之總名也黃岡人何士榮陳于藻杜純甫鄒君升等應之踞大小崎勢頗熾時大兵在荊岳間當事議請兵不及黃州守于成龍率鄉勇三百人黃協把總吳國禮杜保率城守兵八十餘人同武進士張文先生員黃右生練長陳君木等追至黃土岡力戰破之
國禮中火槍死後　贈官蔭其子陳于藻來降擒何士榮捕斬醜類鮑世榮僧頓徹等皆伏誅斬殺過當多橫死然自此大創不復反矣加以康熙數十年生聚教訓田地開

鬬四十八寨僅有敗瓦隤垣耳康熙戊辰夏五月督標裁兵夏逢龍造逆破武漢黄德四郡不兩月提標中軍郭忠孝振武將軍瓦岳合攻之逢龍敗于京口其黨胡耀乾已反正閉武昌城門弗納逢龍潛走黄岡入東山將圖距險再舉至白雲山方事嘯聚生員易維恭等計縛之獻于瓦將軍訊實磔于黄東門外之五里墩亂平嗣後野無風鶴山盡田疇經今五十年不獨諸寨之地跡不可追尋幷其名目亦不能盡識葢天下之平也久矣雍正乙卯歲天中月記

書天主教事曰西洋國天主教前未之有也明季其國人利瑪竇湯若望南懷仁先後來中國人多信之其術長于推步象緯儇之治厤頗有奇驗又善作奇技滛巧及燒煉金銀淫故不耕織而衣食自裕浸假延蔓各直省郡邑建立大廟曰天主堂宏麗深邃人不敢窺而各以一西人主之細民願歸之者必先自斧其祖先神主及五祀神位而後主者受之名曰嚛教人棱一名與白銀四兩牓其門以赤紙上畫一長圈中列十字架刀錐鉤棚等器或曰其所奉神以磔死故門畫磔器也每月朔望男女齊集堂中閤門誦經及葬始散有疾病不得如常醫藥必其教中人來施鍼炙婦女亦倮體受治死時主者遣人來殮盡驅死者血屬無一人在前方扃門行殮殮畢以膏藥二紙掩屍目後裹以紅布囊曰衣胞紉其項以入棺或曰僧殮事以刳死人睛作煉銀藥生前與銀四兩正爲此也故死時不使聞知及不聽其殮法者謂之叛教即令多人至其家凌辱

百計權四兩之子母而索之窮民惑于此每墮其術中而
士大夫之嗜利無恥者皆幾其鍊術可得相與尊信之稱
之曰西儒而其主如所在地方必與其長吏相結厚餽遺
有事則官長徇庇之以故其教益張所刻口鐸一書其言
謂萬物主于天而天又主于天主一概圜邱方澤光岳祀
典宗廟祖考皆極其唾罵而惟一心致敬天主又言自無
始以來倘非有天主操持焉則天久騫崩地久翻覆矣又
言天主之神則生于漢哀帝十四年其說之狂悖如此工
繪畫雖刻本亦奇絕一幀中烟雲人物備諸變態而尋其
理皆世俗橫陳圖也又能製物爲倮婦人肌膚骸骨耳目
齒舌陰竅無一不具初折疊如衣物以气吹之則彙輭溫
暖如美人可擁以交接如人道其巧而喪心如此康熙中
吾邑令劉公澤溥深惡之議毀其廟逐其人胥吏有從其
教者懲以重典不旬日而上官下檄反責以多事藎錢可
通神也雍正二年浙江制府滿公上言其惡　朝廷納之
禮部議覆奏　旨西洋人留京辦事人員外其散處直隸
各省者應通行各該督撫轉飭各地方官查明果係精通
天文及有技能者起送至京効用餘俱遣至澳門安插其
從前曾經內務府給有印票者盡行查送內務府銷燬其
所造天主堂令皆改爲公所凡誤入其教者嚴爲禁諭令
其改行如有仍前聚衆誦經者從重治罪地方官若不實
心禁飭或容隱不報如之三月吾楚制撫軍檄來黃盡逐
其人以其堂爲義學公所百年汚穢一旦洗濯因喜書其
事

書杜和尚事曰靖州天柱縣邊苗地也有一徑方四十里可達黔中鄰遞甚僾而叢箐荆杞彌亘山谷諸苗穴之以肆剽掠有行僧杜和尚者能詩歌語天下事如指掌明末高人爲僧者也武勇絕倫熟游其地欲闢此徑募積多貲具鋤斧雇健夫百餘人力事斬伐月餘成坦道十餘里諸苗羣阻之杜持鐵杖可五六十斤獨戰斃苗三酋餘皆披靡散凡三月竟成康莊當事擬旌之笑卻去遂結庵中途獨居以護送來往數年矣一日晡後有異僧負襃掛木械大刀入庵釋任呼杜具湯沐聲甚厲杜訝之方事炊俛首竈前僧入其廚覘地有鐵火叉一足蹋之卽一足踏杜頸杜一手起僧迸擲牆上頰破僧起奪火叉挺木函刀來砍杜急拾木片八寸許左右葦避應斲且盡因奪門出僧疾追走二三里時黃昏杜望山走渡小木橋因猿掛橋下僧過橋追之杜從下曳其足僧墜沮洳中杜下奪其刀問來故不應杜欲殺之亦不應固詰之乃曰知爾武勇欲降爾相幹一事今不諧殺耳復何問杜嘆曰吾老矣天下大事亦久灰心況他句當耶然爾敢忤我亦有膽識者攜手歸庵具湯沐飲食詰朝別去杜後語人吾黃岡人先人邱墓在黃今年暮思歸正首邱言之輒歎息泣下後不知所終康熙戊子靖州人遇吾友皮孝廉日升問杜已歸黃否皮固不知因告余以其詳余聞而異之因書其事將訪諸吾邑之杜氏云

江紹蓮聞見閒言曰外舅吳曾庾公歙豐南人言其族兄晨晉公者奇士也富而任俠武藝絕羣尤精劍術嘗客漢口一

日有老人攜少女造門請較藝公接之視其女年十四五髻鬟貌肩神清若雪異焉問姓名不告曰第比劍耳因約郎官湖上尅期公及期公往女已先在捧劍立繡裳文衣非劍裝也公語易服曰不必語次白光一閃已及公頂急出劍敵之一劍又起但聞颯颯有聲白光團繞女隱躍光中不可見而鋒芒駭疾公愈退劍愈偪時觀者千人咸木立神悚無敢諠公大懼奮躍出八九步外曰神伎也止止毋過迫女乃止視公微笑曰君能敵我亦大不易無怪師云爲及門高足也公異其言詳詰來蹤則授女術者即公師也嘗道公能故來一校耳然終不通姓氏公留之不可贐以金不受竟去後公他伎悉以傳人惟不言劍

梫紹蓮字扆聯又字依濂歙之橙里人貢生好學擗吟詠又善捜羅奇聞異事著聞見閒言數卷

又李抝枝不知何許人康熙間乞食漢口一飽外盡飯飢者賈翁某覺其異頻呼而飼之割門外舍與棲止李旦游都市夕歸宿有年矣鄰有孝子母病篤醫藥無效或謂李非常人盍求之孝子晨潔衣冠跪請李所李臥不顧孝子請益力李笑曰君眞癡矣哉我乞人奚能爲願君念良孳安爲計越三日岳陽樓有烹牛脯者取以啖母可也孝子以岳州隔千里難三日至再請焉李怒曰事急求吾而不用吾命曾有爲人子而憚勞若是哉擊以杖而逐之孝子廹母疾姑買舟行挂颿風迅如矢三日竟抵岳陽樓下登岸物色適二丐踞地共食窺之牛脯也喜極乞其餘吝不與奪而走丐追焉孝子以母疾思肉告丐曰爾其詭我哉旣爾且將去但屬李拗枝毋

多饒舌也孝子聞而驚問拗枝何如人丐忽不見比歸出肉療母頓痊往謝李李已病越數日死矣賈翁憐而瘞之後十餘年有客從蜀來以書達謝兼致雙履啟緘乃拗枝名而履則翁子婦向施爲拗枝殮物始識爲仙其死也始爲人所覺故幻厺云

縣志李奧機服气者流不知何處人寓漢陽初不著名順治末有黃孝子者母病問禱于乩言求李奧機可如意旦日當出朝宗門遇之並述其形狀翌晨果遇奧機如乩指呼救李愕然曰誰爲爾言我姓名時冬雪盛率孝子至大別山嵒中覓艸一莖若蘭者曰服此可延壽一紀黃母頓痊自此供奉李者盈集而李惟終日趺坐閉目不言笑嘗月餘不食气烝烝自若也康熙丁丑張眞人祭武當過漢口見李舉手曰道兄淸福努目不荅噉死鼠腐蚍如故人見之皆嘔吐眞人笑曰伊所食乃碧蓮耳康熙五十六年夏忽不知所往梭漫志云拗枝疑卽奧機傳聞異詞故同有孝子求醫事而歧其說也葢聲相近或誤呼耳

仙爹不傳其姓氏順治初僑居漢口之由義坊言未來事輒奇驗一旦指某處當火急持杯水周行十餘家後果火而所行處得無恙爾孝廉乾濬子以痘殤瘞尼庵側尋復甦里人陳姓收育之爾未之知嘗以無子爲憂仙爹慰之曰汝子已長成矣初以爲誕康熙己酉爾遇小兒于途訝其貌而詰其細因聞于官得歸時有作絳紅袍傳奇以紀其事于是仙爹名益著人競供給之卒葬大別山胥表曰仙爹墓云

僧二曰字東白乃儒家龔氏子也髫年卽薙髮于漢陽城西

蘭若初不知書後忽徹悟凡五燈三乘之奧悉能會意駐錫江夏靈湖寺大倡宗風久之仍歸漢口晚善詩歌有栲栳集傳梓尋梅云清曉帶殘夢尋梅獨往還風聲橫北雁日腳下南山古木蒼烟外孤亭峭壁間明明不是雪猶隔水潺潺句如囊空詩思苦郵葬旅魂消花從今日見春自舊年催客路孤郵晚僧鐘落日斜郵春飛木葉瀨笛散江烟鳥依厨寄食雲傷石生衣隨水桃花終不返黏泥柳絮更難飛好雨過門催臘杏和風入幕報春還皆可誦也

按東白名蕙旦住栲栳山寺故以名集蔣東衍魯傳漢陽人布衣自號六經日用居士著有願學堂藏稿贈東白和尚有野客無機事僧閒洽古情疏簾曳花影淡月落鐘聲之句又有釋圓昊字旦庵一字辰山住西庵有口頭語詩集月影兄雲游白下歸住黃安今來漢鎮過訪云握手驚相問棲遲何處山昔聞游白下今喜住黃安衣衲雲全染須眉雪半殘石洋湖上月別後伴君看他如鳥石山寺月孤常伴石雲老不辭松冬寒月落山形瘦氷凝水面肥烁日烟籠疏樹合雲挾遠山飛春日偶作竹瘦含烟少園空受月多均有佳致

余昔有漢口水詩小序云丙辰五月孝感縣教匪滋事明將軍亮率兵勦殺賊退據胡家砦負嵎不下至六月二十九日始得殲除先是邑令捕獲賊目楊偉鄭自清等九名訊從襄陽人周義祥爲師相期糾衆下應約于午日同起也孝感距漢口不及百里半日可至居人皇皇莫定羣爭先僱舟將挈家遠避崗舟價數十百金不吝一夕江水驟發後湖漫汗波

浪掀颾賊不敢渡賴是以安余謂此湖神默佑當立祠以祀
追寧居行樂無有念之者可慨也詩曰宵警莫聞早臯倉胡
家砦裏縱花賊倉皇競佩赤靈符欲上鷁舟少飛翼馮夷振
怒鞭鳴鼉吹風蹈浪翻江波一夜湖田水盈丈倒横天塹驚
羣魔漢口人家百萬戸高檣大艑集商賈朝朝聽報捷書飛
那有夢魂驚枕鼓維時襄樊熸妖氛連山嘯聚肆剽焚淨埽
欃槍才匝月千里爭看飛將軍寧居行樂誰家子買醉青樓
博盧雉可憶曩時湖神功一椽不見供虔祀

黃春谷大令有明將軍破賊歌序云教匪蔓延突發孝感明
將軍亮一鼓破之事歷數期而漢陽之人日誦其德不衰也
予聞之數乃爲歌以美之歌曰西南殺气何紛紛梟闖火炎
玉不分黃郞之閒虎口出伊誰所賜明將軍妖氛突起雲夢
澤萬姓號呼望衆哉大別山南日欲斜將軍下馬渾無策明
發安城取次沽萁行擊鞠朝投壺幾回申令戒休息親占庚
吉安前驅伺者日多民目洶將軍按兵邑不動僚佐硜硜數
勸行將軍歙酒如泉涌停師三日日在丁曉風吹霧天冥冥
欻焉擐甲上馬奔麾旄條爍如流星倉皇發賊蒲騷口賊口
咸㗵詎能走平地俄成縱獵場風毛雨血空羣醜將軍躍馬
歸漢津五千甲士遺三人平明躝躠又返二十士民驚睨疑通
神詞然蒲伏向馬拜將軍威福誰不賴不見荆襄大道遍至
今骸骨相撐蓋滔滔漢水流無窮此邦千載稱英風安能迅
速埽餘孽都似將軍一戰功

黃黙谷爗照羆廣東佛山同知歸旅居漢口工詩畫甲辰吟
社常與主盟曩爲夏芳原寫唐王建中庭地白樹棲雅一絕

詿意于聽秋閣歲已巳會與汪均之正鋆過烟鬟閣芳原出
示此幀畫泜于蒼渾中得清潤之致均之題跋于後而返
是歲上巳雨中芳原招同心盦穀原及予子濤修禊于烟鬟
閣出所藏書畫共爲賞玩如梅花道人墨竹卷苦瓜和尙寫
唐人詩意冊幅舊搨西嶽華山碑及周秦銅器心盦作詩紀
事余賦夢橫塘詞穀原畫烟鬟閣修禊圖濤製駢體文一篇
以記觴詠竟日備極清娛
心盦詩云年年禊日多豔陽今年風雨太披猖故人治具開
扃窗喚客飛觴抵流觴風聲雨聲時拉襍似與嘯詠相低昂
石湖詩陣何堂堂八叉捷有雛鳳皇誰與詩妙畫亦妙主夏
太常客凝黃此客此主堪頡頏疏狂笑我空捎張芷寒邑正
森壁壘敢以短兵當長槍頻年許觀清閟藏酒酣今始窺琳
琅平頭奴子擎履箱坐客如坐虹月航梅花道人苦瓜釋就
中連璧尤難量初遺神游如篔簹風枝雨葉都清揚繼披冊
擬生盛唐詩情畫意俱混茫故應阿長苦瓜一字清湘阿長推擅長鄭
重怕污寒具手什襲更請加豹囊還君寶物滋暗傷清愁欲
祓翻難降誰能好事入骨髓負鹽市上多彼傖但知酒邊倚
名倡但知花底喚諸郎干卿何事底風雅嗜古病晒淡膏肓
嗟嗟俗見眞如盲君但酷好安其常風流故態只君在巍然
不啻餘靈光仿佛琴臺修禊事廿年風雨感難忘謂昔年儲玉琴招集伯牙臺修禊也
余詞云風初吹煖雨又凝寒漢南春已輕擲上巳天涯惹幾
度感殊今昔賞帖閒情檢書清福憂君消得更吟朋酒侶禊
事偕修都留任花間屐相看玉蹨金題有香芸細製避了蟫

蝕供餐烟雲誰識是勝他錢癖那須問歌嚳撲蝗舊夢江南路空憶但願年年殘誰讀畫鎮常如今日

新齊諧黃爗照罷官後主講韶州書院嘗書忠恕二大字勒石講堂款落新安後學黃某敬書忽一日夢黑衣者二人執鐙至曰奉命召汝即隨往至一處歷階而升聞呼曰止黃即定立黑衣人分左右侍中似隔一層白雲聞有人曰汝爲大清官員何以生今反古款落新安速改正黃驚醒急將新安改刻歙縣二字越數日復夢如前雲中人語曰汝改書勒石固善但亦知忠恕二字之義當作何讀法須于古帖中求之黃醒檢閱十七帖見忠恕二字行草乃中心如一四字恍然大悟復將立石毀去重摹易泐今尚存也

王櫟門詛一片石共生死以妾換貧笑耳美色悅君無十年研壽文字綿萬千小序云綠肪歙牛主人所珍硯也恐以風波不棄悅以麗人不移視南宮之癖眞有過無不及也出冊索題短歌以贈按此定亦爲吳美堂作也

因果錄漢上一諸生素著才名屢試不第友有爲請乩者叩之判云此生應得科名以少時館于某家與一婢私狎業已削籍尚欲叩問功名耶生悚然警懼因輯戒淫功過格廣採注案募資刊施修身力學至康熙丙子科仍中式人以爲改過之報云

又山西賈客某自維揚溯舟上漢路與舟婦通咬水手以重利推其夫于急流中佯呼救不及尸亦無獲竟納舟婦爲妾甚發之後賈以貲捐納知府籤選楚省某郡攜眷涉江風猝毀舟僱人拯救舟婦僕婢皆得生而妻及子女悉溺求其尸

惟妻屍不得招魂設奠而㕘先是舟人之墜水也遇救未死流落安慶爲人傭久之以捕魚爲業操舟江上一日見一婦附版飄流拯之莫識爲賈妻也訊離毀舟處已三百餘里遂留宿湏舟久與相狎若夫婦焉蓋賈妻悒其夫之溺斃于舟婦故亦安居不言其由來也未幾賈以賕罷籍其家不得歸奴僕星散傭借舟婦及小童流寓安慶欲覓僕嫗爲役舟夫及賈妻往投相見始各大驚未明言是夕賈與舟婦悔悒同縊舟子賈婦即于是夜遁去

又僧戒顯曰漢口僧號宏戒專化人放生一日遇屠者肩擐一犬僧苦勸買放堅執不允乃云予與此犬始夙昔冤業吾不能救解也合掌作禮而退是夜屠人宰犬手舉下鍋忽沸水濺心肉爛七日洞穿而死漢口人皆感動遂醵金建放生菴焉余往來漢上時寓于此（按菴址相傳爲今同知署）

按習俗奢淫最是壞人心術常見昔時精求食品恣意殺生今則炊烟時斷兒女號飢矣又見昔昔日湏美色嬌艷充房今則牆茨莫埽行露難辭矣蓋竊奢者爲造物所不容極慾犯陰條之大罪富商巨賈每每以此傾覆況中人之產亦相效尤乎其不身喪名裂貽笑于人者鮮矣至于貪口腹而殺生實傷天地之和牛犬之肉更非所宜余嘗勸人莫食矣若此屠者殊不足責某生因乩判而知懼改過修身功名雖削而復可見天道待人甚厚苟能遷善即得轉移某賈忍心悖理警以毀舟猶存昧妄卒致賕敗目睹妻之隨人來傭雖悔而縊死亦晚矣我知九原下尚不識受若何苦惱也哀哉

庚午四月二十日戌刻四官殿左近之藥肆不戒于火隨風蔓延上至朱文公祠其中大小橫街夾巷二三十處前後上下圍將八九里悉被其災昔風勢不猛而倏忽旋轉四方不定異焰迸天火光五六處相距或半里或里許亦不知其火從何處飛來以致商賈眷徙賄遷甚至轉移數處仍不獲免者二十二日侵晨始熄此漢口之異災也昔汪稼門尚書志伊總督兩湖聞報急登黃鶴樓瞭望徹夜黎明卽率兵弁飛楫渡江止于後湖茶肆指麾撲救漢素有奸民藉火掠物者遂手書搶火者斬四大字于兜傳示上下奸民歛蹟且反從撲救矣危坐達旦見火息始返復令有司多方撫恤至今輿頌不休

二十一日辰刻余赴後湖撲望黑烟亘浸中露火光數處屋牆崩裂救撲諠呼人聲與火聲拉襍雜閙茶市之後平野一片逃難者紛紜擾攘舖戶貨物宅眷箱籠堆貯幾徧婦女老幼各相坐守忽見火燃蘆席一幅風卷入雲自南而北約半里之遙竟墮于後湖紙坊所移紙堆上霎時飛焰燎原勢不可遏紙堆倏成灰燼且累及左右遷移之貨物者吁此始天數歟既遷而置于曠野猶不免其焚焉

范蓮賓至渥鈥之獅塘人家素封援例授州司馬職後中落不屑依人生活常隻身往來鄖襄之間販鮮鬻果以自給詎文書畫琴弈而外音樂演劇刺繡雕塑無不能之膂力近千斤手技能却五六十人客漢口嘗曾脫某相國小阮某公子于平康之厄羣不逞拳棒交舉蓮賓負某公子揭樓瓦飛身直下冲突重圍而出無少傷洵異士也嘉慶初卒于沙市